

在敘事曲與魔沼之間

Zoe 佐依子

2020 年的奧運順延到明年舉行，而五年一次的國際蕭邦鋼琴大賽原本是今年，同樣也要等到 2021 年。

一位作曲家的作品被像馬拉松似的一天接著一天演奏，就只有蕭邦(Frederic Chopin, 1810-1849)的作品：從最難的練習曲，挑人彈的馬祖卡舞曲等，到與樂團演奏的協奏曲。他三十九年的一生寫的作品，可以讓這麼多人在這一百多年來不停的彈，怎麼彈都不膩，還有人僅僅一首蕭邦夜曲就可拍成一部電影；一首幻想即興曲可以發展出一本小說，後來成為電視連續劇，還有動畫等，真是沒有盡頭。

彈鋼琴的人一天沒有練蕭邦練習曲，恐怕整天都會覺得不對勁，像是每天最愛的咖啡沒喝一樣，如果練了沒彈好也會心不安。

有關蕭邦這位天才，我們只能說蕭邦真的活在“對”的時代。

父親是法國大革命時移民到波蘭的法國人，而他本身在二十歲時因波蘭革命，為了要繼續讓他發展音樂生涯，又將他送回巴黎。那時的巴黎是所有天分最高而且最具創作熱情的藝術家聚集的地方，莎士比亞的劇作演出在蕭邦到達前也在雨果的號召之下揪文青團

一起去欣賞，震撼了所有的巴黎藝文人士，於是文學，美術百花齊放。而法國最不擅長的音樂也有來自外國的天才進駐在此地，像是匈牙利的鋼琴家李斯特，義大利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西班牙的聲樂家波琳斐兒朵，他們堅守著自己的藝術，也將巴黎當成第二的家。在巴黎的沙龍，音樂廳裡大放異彩，而蕭邦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成為藝術版圖的一部分。

當時的音樂與文學真的像一對翅膀，波琳的丈夫是小說家，李斯特三個小孩的母親是文學家與沙龍女主人，而他們對蕭邦就像兄弟一般的照顧，當然也希望他不要落單。

蕭邦在巴黎的期間認識不少貴人，其中也有來自波蘭的貴族，他們都很疼蕭邦，然而他最在意是他華沙的家人，從離家之後就再也沒回去，足足等了六年，與父親約在巴黎與華沙中間的德國德列斯登父親好友的家，見到親人蕭邦欣喜若狂，竟然也愛上了父親好友的女兒瑪麗亞，兩人也私定終生，他與父親告別之後就回巴黎等待瑪麗亞來找他。就在這時，蕭邦寫下了這首技巧與音樂上都最艱難的敘事曲，這首長達將近十分鐘的第一號敘事曲(Ballade 共有四首，這首最難)，原本是蕭邦讀了好友波蘭詩人密茲克薇奇(Adam

Mickiewicz)的作品之後得到靈感寫的，古典音樂那時應該還無人以“敘事詩”這種龐大的曲式來寫曲子，這首鋼琴曲不但充滿詩意，張力十足，可以將鋼琴家的技巧與藝術表現得淋漓盡致，是在比賽時的指定曲，還有演奏會時最具挑戰性的曲子。很難想像這是一位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所寫的曲子，不過想想蕭邦不到二十歲就完成兩首協奏曲，對於天才的作品，我們只能嘆為觀止。

第一號敘事曲最難的應該是情感的表達，這時的蕭邦終於見到對自己期盼最高的父親，也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的會面，還有與瑪利亞的一見鍾情，縱使不是初戀，這位姑娘畢竟讓蕭邦想要成家，回到巴黎肯定心裡百感交集，最有戲劇性的是還在後頭，才剛進家門，就收到瑪麗亞母親的信，聲稱為了瑪麗亞好，請蕭邦死了這條心，因為身為音樂家收入不穩定，如何能確保養活一個家？不過也是，那時他也才到巴黎五六年，自己生活還可以，但是將來的事很難說。就在此時，李斯特與他的情人介紹了當時是離婚帶著兩個小孩的小說家喬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給蕭邦，喬治桑有著顯赫的複雜貴族背景，而且她真正的祖父曾是波蘭國王，她知道蕭邦想念波蘭，於是第一次約會時她穿著波蘭姑娘的傳統服裝迎接蕭邦，還煮了蕭邦最愛吃的波蘭家庭料理，就這樣他們一起生活了九年。

在這九年期間，他們從未提到要結婚，蕭邦跟喬治桑兩個小孩的關係也很緊張，他們一起旅行，喬治桑好像帶著三個小孩在一起生活的感覺。想必需要許多生活空間的音樂家蕭邦這樣的方式過日子肯定會喘不過氣來，但是要放棄一個有人呵護的“家庭”生活又覺得可惜，衝突不斷之下，蕭邦安靜地離開了喬治桑，兩人從未再見，連四年之後蕭邦過世，整個巴黎的人都來瑪德蓮大教堂參加喪禮，就是喬治桑沒來。

蕭邦離開之後，喬治桑馬上完成了她最暢銷的小說“魔沼”(La mare du diable)，一個描述農民純樸的生活環境裡發生的故事，剛開始看過一遍沒有很深刻的感覺，後來發現，當代許多的小說或電影都模仿著喬治桑的風格在創作著呢！真是位奇特的作家。

文學與音樂應該是像清晨的露珠與花兒的關係，他們彼此滋潤，而在花園般的大自然裡生長，奇特的緣分也許來自一陣風，一場雨，或是一個普通的黎明，而人類只要顧著欣賞美景，珍惜眼前所有就好了。

蕭邦第一號敘事曲，喬治桑的魔沼等著您去聆聽、閱讀。一對戀人的邀請，請別錯過。

(本文作者為美國 Juilliard School 學士與碩士學位、目前為師大法語中心音樂美學講師、北藝大推廣部音樂美學講師、台北歌德學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導聆講師、新竹 IC 之音 FM 97.5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及專欄作者)